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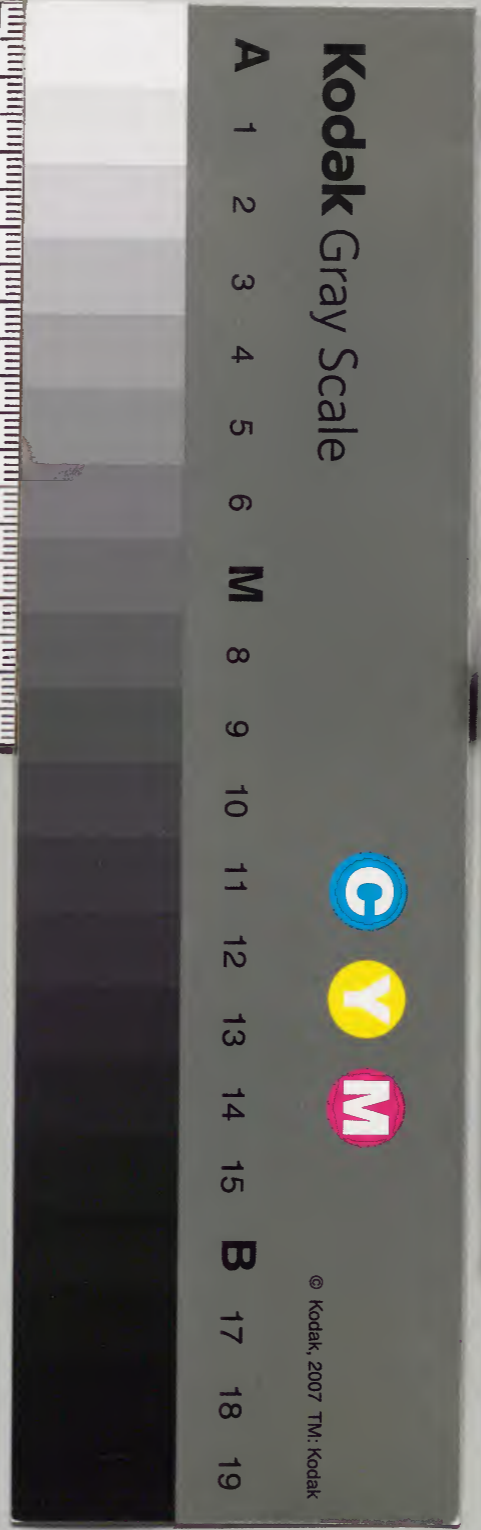
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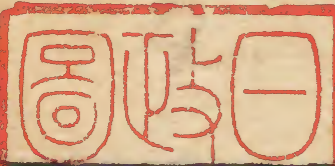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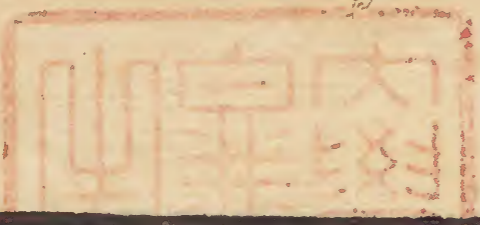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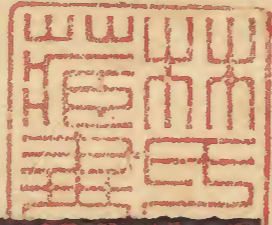
高僧傳

庫文閣内		
三〇函	六六	漢書類
二〇架	冊	號

庫文閣内		
三〇函	三三	漢書類
三〇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306
冊數	6 (6)	
函號	310	108





高僧傳卷第十二 忘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宋

釋曇稱二

釋僧富四

釋慧紹六

釋慧益八

釋法進三

釋法羽五

釋僧瑜七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便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寔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冥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

鴨舒翼當梁頭就啜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蠅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一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

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尅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

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卽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敕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歿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卽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為爨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談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畫胸至臍群劫更相

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藥藥輦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向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灰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
 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懷厲苦
 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
 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
 已身迺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
 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
 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
 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
 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
 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丁星其

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逆紹
 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
 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
 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
 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
 十五年與同學曇温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
 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二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
 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
 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二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

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若
 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明如其無感便當湧注使此四
 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
 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
 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
 氣騰空久之迺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
 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
 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尅烟泥洹瑜之庶幾故
 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
 覩其事具為傳讚讚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

死孰為妙寶

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親

斯人

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髮鬚

四其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

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

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

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

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慙歎遣太宰江夏王

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

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

而以入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
 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
 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
 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
 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
 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
 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
 行多方向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
 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
 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

然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
 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
 惆悵投淚火至明日迺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
 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
 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齋生唱白具序徵祥燒
 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
 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
 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二年二
 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

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
 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
 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
 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
 行頭陀不服綿纈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
 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
 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
 誦聲猶了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
 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

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
 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
 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
 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
 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
 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新進火明白乃盡兩日村居
 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瞻涼
 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

故食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米含丹防生
 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
 為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
 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
 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
 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
 人也僧羣止為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
 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
 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
 踰九劫剗肌貿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

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
 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
 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
 異若是大權為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
 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
 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為談
 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
 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
 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
 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

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入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哉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僂俛從事

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鏢茲所重祈彼寶城芬梧
蔚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尚美萬代
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

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咒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

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于闕朝貴晉鎮北將軍
 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爽淡
 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
 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為揚州刺
 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
 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
 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暮
 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
 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

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
 豐等請為二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
 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
 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待者
 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為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
 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
 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
 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

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人允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

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竒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欵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一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閻中有彈

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覲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

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巾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眾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

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眾掘取果得
 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
 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
 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
 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
 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虱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
 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
 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
 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糲糧

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為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為
 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
 深加器重敕為彭城寺王率眾有功宋太始末卒春
 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
 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
 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
 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
 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赦然而去於是

彙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
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廻諸福業
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
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
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
避世

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
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
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
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

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汝是何人
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
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卽說法勸
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
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
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顛重其真素
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揔於永興邑立紹玄
寺復請明往往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栢
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
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二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高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

及其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入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

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入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

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其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百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念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温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其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兇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契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醢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

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曾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

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憺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鳩僧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學虛哉若乃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道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

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唛子合切 慄力荏切 杖無粉切 續苦謁切 懌羊益切
也入口也 也危懼也 也拭也 也苦謁切 也羊益切
也穀胡谷切 也苦胡切 也縐紗也 也唇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高僧傳十二卷計字七千七十四該銀三兩五錢四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涇縣汪文旦刻
萬曆辛亥夏五月徑山寂照庵識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玄暢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

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瓜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跡而製作甚工前

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惺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兩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跃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惺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惺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

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跌方具達以利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太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頌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

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
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
會稽禮拜鄖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
存基塹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
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
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達東西觀禮
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
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
十餘僧養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

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
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
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
唯餌松柏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蔬食
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
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
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
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
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敕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鑄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穉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

跌長七尺二寸謐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未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閒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為剎架以

一層道俗競集成歎神異坦之卽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鬪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篋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叅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閣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顓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來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蒨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

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曾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

遂獲免還開模見像曾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卽給人船三百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米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

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狀頭有二唾壺中有一蝦蟇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官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二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

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任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泓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眾業後還鄉復修理雲空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

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敕為僧
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為鬼所打後山
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
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
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
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
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
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
云磬繩欲斷何不洽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

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
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
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
強悍善能匡拯眾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
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
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
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
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鉈
鏤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

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土獻寶牙還京師十有五
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
行精純德為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
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
中被敕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岨暢本
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敕
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
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
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
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

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
見記傳自馮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
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
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
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
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
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
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
弟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
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

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
 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
 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閉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
 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
 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
 經行至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
 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
 容使凡厥有緣同觀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

就彫剪踈鑿移年僅成面模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
 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一身中其願尅
 果後有沙門僧叔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
 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
 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
 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
 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
 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
 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
 猶憶此不成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

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
 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敕遣僧祐律師專
 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
 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
 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
 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鏗入五丈更施頂
 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
 隆起今像曾萬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
 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

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象基業
 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
 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
 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為僧主止京師正覺
 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
 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
 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豐戾像則
 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
 屬羣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兖州數

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壑時虜帥蘭陵
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一州道人幽繫圍
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
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
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
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卽
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卽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
原免悅既欣觀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
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
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

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
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聽許并助造光
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
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
未至甬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
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
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
鑄消融一鑄便滿甬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
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
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

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
 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
 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招
 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
 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
 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一僧跪開像髻
 逼就觀之條然不見時悅靖一僧相次遷化敕以像
 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
 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
 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

下如燈如燭并聞槌椎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
 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
 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
 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
 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
 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
 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
 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一所於是十刹
 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

杖唾壺泥洄僧等皆樹塔勤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
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
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
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
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
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甃釋迦
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
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
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
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益廣爲之生銘

丁蘭温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
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
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
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
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
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
顯耀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
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入弘神由物感
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
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

德為基譬猶鳥備一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動哉豈不勗哉讚曰真儀拚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於威巖藏地踊水汎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齊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訕哀婉通神至年

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

白馬寺為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二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

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
 聞者莫不息駕跼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
 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齋時
 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
 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
 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
 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
 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
 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
 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眾低
 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于雲莫不開神暢
 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
 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
 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
 義善談莊老并注千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
 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
 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

及范曄被誅門有十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

年七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誦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誦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日明日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

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
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
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
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
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
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
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任足因製造銅鐘願於
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
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賈建康人少出家任北多寶寺無餘行解
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
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
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
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
曇慧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
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富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砢磔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法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陝庸

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

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裛迷情志詠歌之

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

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

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官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

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為頌夫

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

如聽頌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

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

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

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

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

行之音宣於筭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太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益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

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慙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踈跼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謔

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
 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人故經言以微妙音歌
 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
 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
 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
 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入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
 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
 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
 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掄靡弗
 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

不猛疑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
 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
 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
 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
 韻入絃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
 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為之
 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
 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

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
 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
 即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即太慈哀愍一契于今時
 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
 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各師後人繼作多
 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
 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十人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魏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
 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嘹亮洗
 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
 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甚

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公道陛下撫矜一切帝
言善久之齋竟別觀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
為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
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
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
絕凡要講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
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
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
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漣

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漣
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
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
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在年
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
眾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
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
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
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

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况復為
逆帝悅之明日別觀一萬後敕為京邑都維那大明
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
眾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為
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
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
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
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
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

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
發言悽至帝法愴良久賞與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
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
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
賦及筭數上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
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
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
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推
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

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賈士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卽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一出家任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

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合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旣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夜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齋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
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
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
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
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
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
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
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
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敕爲新安寺出

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
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
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
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賴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
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
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
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
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
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任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殼沈慶

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卽敕任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毅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毅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毅遷豫州刺史復

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卽敕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

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嬰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買

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官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時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糶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

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與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為性敦美以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朝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與者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眾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

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眾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

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

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三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

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
 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
 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垂古佛之教
 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
 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悝枯回切 滬音戶水名 唄蒲拜切梵誦也 鄮莫侯切 墟之亦切基址也 胛古切
 切肩也 鑣良倨切錯鑣也 篲竹管切 迨胡玩切 艘所場切船也 蠅與切 鏟初限切與鏟同削也
 蠅於珍切 鏟與涉切 矍居縛切驚顧貌 鏟初限切與鏟同削也 鏟與切

烏定切 鞞蒲拜切吹火韋囊也 愔於金切 蕢古怪切與蒯同 砢砢切 砢砢切 湮於真切

慶安辛卯暮秋穀旦
 寺町誓願寺前
 西村又左衛門新判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
 并使其倚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
 寵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
 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
 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
 槩定辭昭示後昆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
 佛澄道進雜聞趙無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
 存頗因其會兼且攙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咸
 應或所商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
 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

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
 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
 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下
 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
 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
 之誦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繁冗法
 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
 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
 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

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造龍函
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
好學頃日厓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
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
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
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
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
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
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
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

少乏懷書抱筴自課之勤長慕鉛墨涂青揚善之美
故於聽覽餘閑厓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
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
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守管輕樹十科商榷
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哶拙本以自備疎
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入
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
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慙今
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慧皎白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
 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
 並為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
 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
 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
 為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
 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高僧傳卷十四計字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該
 銀六兩三錢四分
 武林釋寂福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戴伍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菴識

趙印



